

有人敲门。

这是冬天里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胡可为先生刚刚躺下，儿子胡步虚把门打开了。

“胡大夫，我才打听到你咧！”来人急切地说，“快救救我爹！”

胡可为先生很快穿好了衣服。

“让我去，”胡步虚对父亲说。

胡可为先生犹豫了一下，但他同意了。他用欣慰的目光看着儿子走出家门（几年后，胡可为先生在他去世前夕，就是用这种欣慰的目光送别儿子去江西九江参加一个中医学会会议的）。

这是胡步虚第一次单独出诊。在刺骨的夜风中，他听着脚下车轮的扎扎声，心里涌上一股庄严神圣的使命感。患者病情危重。胡步虚镇静自若，他切脉、询问、察看，全然不象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光那幅仪态，就使人感觉到了个中医大夫的良好修养。处方开出来了。第二天，患者从肝昏迷中醒了过来。再吃药了。患者能够进食了。不久，患者可以下地行走了。

胡步虚八、九岁时便留神父亲给人治病。暗暗立下誓愿：做一名医生，解除人间病痛。

中学时代一晃就过去了，胡步虚读熟了《百味汤头歌诀》、《药性赋》和《用药传心录》。“知青”生活也匆匆流过了，不出工的日子，别人聚成堆聊天、骂娘、摔扑克牌，胡步虚则躲在生产队的一间空房子里读《本草纲目》、《金匱》和《伤寒论》，所以，他并没有感到那段岁月的漫长难熬。招工后，他利用业余时间一面通读各种药典，务使自己博闻强记，一面尝试着为人把脉治病。许多人的疾患消除了，他们开始称胡步虚为“大夫”。1981年至1985年，胡步虚在陕西省民革中山夜校中医部学习四年，后又投师于著名中医贾璧门下。1985年6月，西安市卫生局组织统考，胡步虚以名列雁塔区中医内科第一的成绩正式考取中医师证书。当时，他是西安公路学院基础部的工人。不久，胡步虚请求调到学院医院工作。医院领导重视人才，当即决定同意接收，并放手使用，工作上予以大力支持。

中医胡步虚

天廊



胡步虚擅治肝病。近十年来，他已治愈五百多肝病患者，其中包括乙型肝炎患者一百余人。他还曾起死回生救治过多例医院下了病危通知的病人。

胡步虚的名字慢慢传开了，患者纷纷上门求医，求医者遍及省内外。著名作家贾平凹也曾求医上门，并赠胡步虚一幅“技高一筹”的墨迹。

胡步虚对病人，不分穷富贵贱，有求必应。华县、长安、户县、铜川、茂陵，他都去过了。不断有来自北京、四川、江苏、河北、甘肃、新疆、深圳等地的信函，陈病问药。胡步虚根据病情一一将药给患者寄去。1987年8月，西安公路学院医院接到南京来电，请求胡步虚大夫出诊南京。胡步虚去了。半月后，病人家属来信称，病情已得到控制。继续服药，病情明显好转，肝肿块完全消失了。

胡步虚的生活节奏十分紧张。在极有限的、可供自己利用的时间里，他要为病人配制各种不同的药丸，要应诊可能随时上门求医的人，要整理临床卡片，要学习了解西医，要钻研经典医著，要干许多琐碎琐碎的家务。然而论文还是写出来了。

在浩瀚的中医之海，胡步虚已经扬起了自己的风帆。他师古而不泥古。他崇尚华佗、扁鹊，但同时也笃信西医文明和现代科学。

胡步虚现在是西安公路学院中医科的大夫，今年才三十三岁。作为中医大夫，也许他显得太年轻了，但是，患者相信他。



那时硬功夫，练就一手好功夫，但是那时并没有人量点六，不信你量一量。有把握吗？王振江早

山区，要在此类艰苦地区收集素材。我不知是怎样捱过那个座谈会，也许是所料，也许是所不料，惊讶、感慨、困惑、忧郁……纷纷杂来，理不顺当。

这个工区有十五个养路工，大都与我同龄，已到而立之年，但多是孑然一身。他们负责十公里线路的维修工作，每季跑轨检，总是全优，列在全段榜首。工作他们不在乎，拿得住，让人放心，从未有过事故。可酗酒、赌博，甚至与附近的山里女人不明不白，他们也同样不在乎。不仅不在乎，而且做了就敢说，不避讳。

一个瘦高、蓄着长发的小伙在会上一言不发，只是偶然抬起头瞟我一眼，冷漠，没有表情，但眉宇间聚着愁云。眸子散着茫然的光。

也巧，那晚，工长安排我与他同宿。便极想和他聊。但他早早上床，面壁而卧；问他，只冷冷地从眼角迸出几个字应着，显然没有兴致。后在段上打听方知，他姓刘，几次高考未中，很苦恼。不久前因酒后将一山民打伤，关了拘留所。

从曲水回来半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寄自曲水的邮件。是一本书，《艺术的真谛》，是我忘在曲水的。书中夹一小条：“将您上次掉下的书寄回。未经许可，留下读完，若还有这类书籍，借我一阅，这里无处买书。刘”

于是，我们便开始了交往。我把自己的书借与他，也

龙的启示

《周易·乾卦》云：“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

龙的原型，恐怕最初只是蛇、或者蜥蜴什么的，后来是在理想化的过程中，越升越高，腾挪变化，上面引的《周易》的一段卦象，就反映了龙逐步理想化的过程，并且从中抽象出了哲理。

然而，《周易》之妙，在于它还有个“亢龙有悔”。“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升得太高也容易跌得重，它向那些有志于腾飞或已在腾飞变化的人敲响了警钟。

亢，就是不卑不亢的亢。低而过于实际曰卑，譬如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到一些人在外国影星阿兰·德龙面前有点阿Q相，这就叫做卑。高而过于实际曰亢，这例子颇不易找。譬如有位厂长，嘴上高唱腾飞，而他厂里的工人师傅们，却是五、六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十家、八家合用一个转不过

身来的厨房，一旦遇上个传染病，比如说流感吧！实在是一人得病，百口遭殃！这是居住条件使然的。不是总说人是最宝贵的生产力吗？这种时候，即使引进了再先进的技术设备，又叫谁去操作呢？只有改善了居住条件，腾飞才有可能落实，否则就有点亢了。既考虑有利，也考虑到不利。这便是古时候许多了不起人物都那么欣赏《周易》的原因吧？

人们常说，龙凤呈祥。无独有偶，凤，也是古代出于想象的一种图腾，是人们崇拜的产物。凤，也称鹏，一飞九万里，在《逍遥游》里，这一理想的鸟同样被哲理化了：“去以六月息（大风）者也”。大鹏鸟的起来，是需要风的条件的。“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则是告诫人们，要腾飞，就必须先创造腾飞的条件，不看条件，一味蛮干，是行不通的。这和《周易》的道理可谓异曲同工了。

《周易》据说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整理的，而庄子则生活在战国时期。龙和凤的哲理化，其实也正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水准。

把神话哲理化，也许对我们更有些启发！

玻璃专家采购记

于少文

改革以来，物资供应又开始紧张起来。正当基建物资供应部门四处寻找玻璃货源的紧急当口，有信息传来：河北邯郸某地有玻璃，赶快派人前去订货！

派谁去呢？领导想到了“玻璃专家”——维修科工段长王振江。

王振江这个人，穿着铮铮的黑皮包，为他摆下了酒宴。接待他的人一见那架势，就觉得非同寻常，酒也有点洗尘。老王一见那架势，就觉得非同寻常，酒也有点洗尘。老王一见那架势，就觉得非同寻常，酒也有点洗尘。

“就凭你们这几块小玻璃片，不行，我得先看看货。”

“货和样品一样，就在这儿签吧。”

推来让去，老王执意不从。对方一看老王，虽然一身工人打扮，却不好对付。无奈，那几个人商量一阵，决计让老王看货。

王振江随着那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一家玻璃厂。转了一圈，其中一个指着立在那里的玻璃箱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指着立在那里的玻璃箱说。”

“一万平方，保证及时发货。”老王一眼，心里就有了谱。这个玻璃厂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一没到厂部，二没去供销科，其中必有诈。老王应酬着说：“这玻璃太薄，不符合质量要求。”

老王一听，还给他“好话”，便一挥手，飞身上了一辆开着邯郸市的卡车，便一挥手，飞身上了一辆开着邯郸市的卡车，便一挥手，飞身上了一辆开着邯郸市的卡车。

利用出差，跑了武汉、西安、北京等大书店，帮他购书。

夜深了，我抚着根雕，全无一息倦意。我想起《庄子·骈拇》，“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我在寻这尊根雕的“写意”！

深山翔野鹤

吴利民

家中角柜上多了一件根雕，是两只恬然自得的鹤。我问妻，哪儿来的。

妻说是曲水养路工区一位刘姓者送来的。是小刘。我当然熟悉了。

还是去年早春，我去曲水车站出差，认识了小刘。

曲水车站窝在大巴山腹部，它是襄渝线上的一个五等站，不能再小了。山大、荒凉、封闭，职工称之“一号监狱”。

我坐慢车抵曲水。车站就嵌在半山腰，三股道的两端都齐刷刷伸进山洞，站舍上下左右缀在它们周围，列车甩下十多个人便飞也似逃走，瞬间的生气灭了，死静。视野里只有重重叠叠的山，山陡峭，如刀削，皱折极深，天也看得小了；隐隐绰绰有几缕袅袅的烟雾，是山民的栖所。

上级要写宣传提纲，以激励职工安心扎根山区，要写宣传提纲，以激励职工安心扎根山区，要写宣传提纲，以激励职工安心扎根山区。

从曲水回来半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寄自曲水的邮件。是一本书，《艺术的真谛》，是我忘在曲水的。书中夹一小条：“将您上次掉下的书寄回。未经许可，留下读完，若还有这类书籍，借我一阅，这里无处买书。刘”

于是，我们便开始了交往。我把自己的书借与他，也



修墙（幽默画）

王春生